

伊坂幸太郎

# 金色梦乡

ゴールドランバー

# 金色梦乡



〔日〕伊坂幸太郎 著  
代珂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色梦乡 / [日] 伊坂幸太郎著; 代珂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6.11  
ISBN 978-7-5442-8502-5

I. ①金… II. ①伊…②代…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389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6-116

Golden Slumber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07 Kotaro Isaka/Cork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reserved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otaro Isaka  
arranged through Cork, Inc.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 金色梦乡

[日] 伊坂幸太郎 著

代珂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王 雪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  
字 数 393 千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502-5  
定 价 49.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金色梦乡

## 中文版序

大概十年前吧，我脑海中冒出一个想法——写一部与此前作品完全不同的小说，于是开始构思。那时候，我已经尝试写过与众不同的犯罪小说，以及发生在小小的世界中不可思议的故事。所以，我想创作一个与这些完全不同、如同好莱坞娱乐电影般的故事。

那段时期，我决定开始创作各种类型的小说，即便读者减少也没关系。

当然，要说完全没有犹豫踌躇，那是在说谎。我心中充满不安：简单直白的娱乐电影式小说有写作的必要吗？有意义吗？

说起来，好莱坞电影中有很多内容已成为定式，模仿只会毫无新鲜感。如果是与推理小说不同、犹如棒球比赛中的直线球的娱乐小说，任何作家应该都能写出来吧。

自出道以来一直负责我的编辑，在背后支持着我。对他提及此事之后，他立即说道：“你一定可以创作出与好莱坞电影截然不同的作品。那一定会是只有伊坂幸太郎才能写出来的小说。”

作品完成后再来看，原本想呈现如同直线球一般的娱乐小说，路线似乎有点偏离了，最终成了一部像曲线球的小说。

我习惯以悲观的角度看待事情，对于描写一个美好圆满的结局有

些许抵触心理。但同时，我也并不想写让读者心情沉重灰暗的东西。于是，我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决定去写“在悲观的舞台上努力活下去的故事”。以好莱坞电影式娱乐小说为目标的《金色梦乡》，或许也受到了这种想法的影响。

《金色梦乡》发表之后，在日本读者中反响各异。有的读者认为《金色梦乡》“充满伊坂幸太郎的风格”，也有的读者认为它“完全没有伊坂幸太郎的感觉”。对于我来说，什么样的感想都欣然接受。

我想象不出中国读者会对《金色梦乡》抱有怎样的感想，但如果您在阅读这部小说时可以稍稍忘记平日生活的艰辛，真正享受这个故事所带来的乐趣，我就满足了。小说的意义不正在于此吗？

伊坂幸太郎

2016年7月

# 目 录

中文版序 1

第一部 事件伊始 1

第二部 事件观众 13

第三部 事件发生二十年后 55

第四部 事件 71

第五部 事件发生三个月后 469

幸福的想象 独立的文学(代珂) 491

## 第一部 事件伊始





## 樋口晴子



樋口晴子和平野晶约在一家荞麦面店见面。迟到的平野晶并无歉意。“四年啦！一点都没变。”她坐下后招呼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店员道：“要两份今日特餐。”这家店位于仙台车站附近的人寿保险公司大楼地下一层，沿着餐饮一条街走到头便是，距离平野晶上班的地方——某家电制造商的办公楼很近。以前樋口晴子也在那家公司上班的时候，两人就常来这里吃饭。樋口晴子觉得时隔四年的重逢地点选在这里十分合适。

“真是一点没变呀。”平野晶又说了一遍。

“就是，菜单还是一样。不过，用来配冷荞麦面的芥末已经不再是手工磨的，换成芥末酱啦。”

“谁说芥末了？我是说你。你真的已经当上妈妈了？”

“四岁零九个月了。”

“我三岁零三百三十九个月。”

“心算吗？”

“哪儿啊，联谊的时候常用这招。”

联谊，真好啊。樋口晴子眯起眼睛，细细打量起四年未见的平野晶。身材娇小而纤细，烫卷的头发染成茶色，双眼皮十分明显，嘴唇略厚，化着淡妆。十一月下旬的仙台已微感寒意，街上大多数行人也

裹起外套，平野晶却只套了一件黑色长袖针织衫。

“对啦，我老早就想问来着，以前一起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是怎么看我的？我总坐在你旁边，聊男人的话题，你是不是在心里嘲笑我？有没有瞧不起我？你一直都叫我晶小姐，称呼那么郑重，是因为不想跟我走得太近？”

“是因为我佩服你呀。”

“什么意思？”

“充满了生命力。”平野晶虽跟自己同龄，却可以肆无忌惮地聊客户公司的帅哥、聊正交往的男友的性癖好、聊刚买的连她自己都觉得害臊的性感内衣，这一切都叫樋口晴子羡慕。

“充满了生命力——这种话通常都用来形容蟑螂吧。”平野晶垂下眼帘，一脸无奈的表情。

“男朋友一打来电话，就算是上班时间你都会大喊：‘科长，现在能请个带薪假吗？’就这样，公司里竟然没人看你不顺眼，我觉得很了不起。”

“我又不总是那样。”

“可不少呢。”樋口晴子笑了。

“其实呢，我也是有分寸的。心里多少也有底，知道什么时候早退也没事。”

“你还挺会揣测。”

“那是。不过，要真是碰上了什么事，有意思到让人连工作都顾不上，那我肯定要早退的。”

“是吗？那如果下次我给你打电话，说我要离婚呢？”

“肯定立马吼一句：‘科长，现在能请个带薪假吗？’”

店里不算清闲，但工作日的正午也仅有这点生意，不禁让人替店家担心生计。然而再一看，高高挂在西面墙上的超薄电视还是新换的。

樋口晴子心想，既然有钱买这东西，意味着或许经营得还算顺利，于是又安下心来。电视里正播午间新闻。那是一档全国播放的民营电视台节目，出现在画面里的是她所熟悉的仙台站前。在荧幕上看到家乡的光景，有一种既新鲜又羞涩的奇妙感觉，就好像自家老旧的房屋被电视台曝光了一样。此时的电视画面上还有一排字：“金田首相的游行即将开始”。

“今天的仙台为金田疯狂。”平野晶单手托腮，说出来的话好像一句歌词。“我们公司的人都趁着午休时间跑出去了，就为了看游行。”

“到处都戒严了，不让通行。”樋口晴子想起自己刚才在街道上目睹的警戒架势。警察们身着棒球捕手般的护具，胸口印着“宫城县警”<sup>①</sup>的字样。

“风头正劲的新首相驾到，万一有个闪失，警方的高层们麻烦就大了嘛。拼了呀，拼了。”平野晶歪头瞟了一眼电视，接过服务员刚好端来的今日特餐。

二人吃着荞麦面，聊起了平野晶的男友。据说他们是通过联谊认识的，他小她三岁，娃娃脸，是个勤恳踏实的上班族。只要是平野晶的要求，他一定想方设法地满足。

“他呀，以前肯定是住在灯里的，只要灯被擦拭了，他就会跑出来，还养成了言听计从的习惯。”

“那是阿拉丁神灯。”

“还有他的名字，竟然叫‘将门’。是不是挺唬人的？正好我姓平野，要是跟他的名字凑一起，人听了还以为平将门<sup>②</sup>呢。”

---

<sup>①</sup>仙台市是宫城县的首府。

<sup>②</sup>平将门，日本平安中期武将，桓武天皇的五代孙，自称新皇，扩张势力，后为平贞盛和藤原秀乡等人所讨平。日文中，“平野将门”的发音同“平将门”的发音相同。

“他做什么工作？”

“工作就更有趣啦。”平野晶的声音稍微大了些，好像终于找到了男友的可聊之处，“你知道安保探头吗？”

“你是说装在街道上的那种？”

“现在不是到处都有嘛。外形就跟《星球大战》里的 R2-D2 似的。”

“那玩意儿，真能截取情报吗？”樋口晴子歪起脑袋。当初说是为了保障民众安全才设置了这个系统，但靠这机器能获得多少信息，在警戒方面是否真的有用，晴子则一无所知。

“听将门说，好像也没有多了不起。”

看来的是。其实真要想做，放一颗卫星上天从上头监视才是最好的方法，也更有效率。

“不过，探头可以拍摄四周的实时照片，好像还可以拦截手机信号。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窃听风暴啊，这是一个监视社会。”

“所以将门就是效力于这监视社会喽？”

“……的清洁工。”

“监视社会的清洁工？”

“安保探头总有镜头之类的零部件嘛，他就负责擦拭那些，做做清洁。开着一辆面包车定期巡检，看看有没有出故障。怎么样，听上去是不是趣味无穷？”

“那你不打算跟这位将门结婚吗？”

“结婚？怎么结？”

“怎么结，那问得着我吗？”

“你孩子可爱吧？男孩还是女孩？”

“女儿。很可爱。”樋口晴子绷紧了脸，镇静地回答。她怕稍有松懈就会笑逐颜开，不停地唠叨起自己的孩子究竟有多可爱。“那么，你不打算跟将门结婚吗？”她将问题重复了一遍。

平野晶双眼皮下的眼睛瞪得很大，筷子夹着荞麦面送到嘴边，愣住了。她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樋口晴子，不一会儿又动了动嘴，吞下了荞麦面。“牌，总是要一张一张地发嘛。”

“什么？”

“打个比方啦。比如说你手里先拿到了一张黑桃 10，是就此罢手，还是要求换牌，是不是叫人拿不定主意？10 这个牌面很尴尬啊，总让人觉得或许可以拿到更好的牌。如果手里拿的是 A 或者是 4，那就好办多了。”

“所以将门在你眼里就是一张黑桃 10 喽。”樋口晴子想象着那位不在场的青年的沮丧模样，“或许人家其实是一张人头牌呢。”

“不可能。”平野晶坚决否定道，“唉，倒是长了一张 J 的脸。跟 J 的图案里那张脸差不多。”说着她笑了笑。那笑容似乎夹杂着对这位将门青年的慈悲。“所以说晴子你呀，算是第一把就抽到了一张人头牌。换都不用换，胜败就看它了。”

“也不是我的第一张牌，”樋口晴子苦笑，“不过来得还算早。”

“听着你津津乐道地讲老公，荞麦面都比平时好吃了。”平野晶吸着面条，刻意弄出动静来。“哦，对了！”吞下面条后，她打了个响指，“一起上班的时候你还跟我提起过呢。说大学时的男朋友虽然长得帅，但是靠不住。”

“是是。”樋口晴子点了点头，随即想起了青柳雅春的脸。她的脑海里仿佛出现了一只桶。

那是一只被摆在墙边、倒在地上的酒桶。桶上有一个凸起的木塞，只要将它拔起，桶里的红酒就会流将出来。因为平野晶的一句话，樋口晴子脑海中的桶被拔掉了塞子，她觉得同青柳雅春一起度过的时光和记忆全都溢了出来。樋口晴子慌忙找寻着木塞，用她不是被红酒而是被回忆沾湿了的手将塞子塞了回去。记忆在瞬间停止，可方才流淌

出的回忆碎片却化成了几缕断断续续的画面，在脑海中飞扬轻舞。它们好像一张张被冲印出的相片，摇晃、坠落、时而翻飞。相片里印着刚进大学时初次见面还略显稚嫩的青柳雅春，还有听到分手的话语时不知所措的青柳雅春。

“大概两年前，我们这里的一个快递员突然走红，你还记得吗？”樋口晴子问。

正吸着荞麦面的平野晶皱起眉头，眼珠子滴溜溜转着，又打了个响指。“记得。也不是记得，是刚想起来。就是那个在送货时抓着个强盗，一下子出了名的家伙吧？人长得还挺帅，所以我还能记得。那家伙当时也是叫人疯狂呢，连我都被迷倒了。”平野晶说道，“明明长得挺帅，却有种说不出的木讷。对了，当时他到底为什么忽然出了名来着？”

“因为他从强盗手上救下来的是一个女明星。”

“女明星叫什么来着？”

“忘了。”

“我也忘了。”平野晶一边嚼着面条，一边将面汤倒入酱汁里。

“不管什么东西都有消失的一天，这话一点不假。”樋口晴子狠狠地点了点头，“女明星也好，快递员也好，前男友也好。”

“对于咱们来说是消失了，人家可还在某处好好地活着呢。啊，今天来这儿，你那可爱的女儿怎么办？”

“送幼儿园了。”

平野晶盯着樋口晴子，说了一句：“你居然真的做妈妈了。”

樋口晴子将视线转向电视机。画面上出现的建筑物都是她所熟悉的。那是仙台市区从南面的国道一直通往县厅和市政厅的主干道，沿路集中了很多公交站。十一月寒冷的道路两旁如今挤满了人。仙台究竟是怎么藏下这么多人的呢？樋口晴子感到惊讶的同时，又感慨即便这样多人跑去看热闹，这世间处处竟还能照常运转。她忽然想起一句

挺有名的话，说忙碌的蚂蚁里其实有百分之三十都没真正干活。此刻她看着眼前的场面，茫然觉得那些跑去看游行的，会不会就是那没干活的百分之三十呢？

“人们就那么想看首相？”

“首相也是宫城县人，大家肯定是有种见自家人的感觉吧。”

“当初人家刚参加首相预备选举的时候，可没人关注他。人就是这样见风使舵。据说金田第一次来拜访县知事的时候，县知事还笑说‘你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呢。结果一当上首相立刻就换了副嘴脸，跑去求人家一定要回老家举办一场游行。”

“毕竟是首相，和奥运会选手不一样。”

“不过，金田当首相都半年多了才肯回来，一定是故意的吧？”平野晶好像什么都懂似的，“他心里准在想：谁让你们当初都不支持我。”

“哦！金田来了。电视能不能拍到啊？”樋口晴子听到身后的顾客嘀咕了一声。

又宽又长的电视荧幕里，车流正由左向右行驶。马路两旁飘着细碎的彩纸，有那么一瞬间，樋口晴子还真以为是下雪了。那些优雅地折射着光芒、缓缓落下的彩纸和彩带，虽然有点朴素，令人想起乡下小镇的小型游行，但还是传递出了现场的华丽盛大，以及观众的躁动。领头的警车缓缓驶过镜头，已经可以看见跟在后方的加长敞篷车。

“来啦！来啦！金田！”身后再次传来一名男子的叫喊。由于电视的位置较高，声音并不能听得十分清楚，但樋口晴子还是能听到播报员正以兴奋的声调连呼“是金田首相”。

荧幕里出现了在敞篷车后座挥手示意的金田首相。摄像机给了特写，将他的侧脸放大。不愧是五十岁就当上了首相的人物，威严和气



质都不同于常人。粗眉毛，高鼻梁，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沉稳的举止，他好似一名颇具魅力的帅气中年演员，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洗练的清爽感和坚韧的狡黠。金田乌黑的头发自然不做作，一如他所属的自由党的议员们所嘲讽的：“没吃过苦头，连根白发都没有。”他的嘴抿成一条线，看不出是在笑还是表情严肃。身材纤细的夫人坐在金田身边，显得安静稳重、颇有教养，散发出令人不易接近的气质。

平野晶指着电视里的金田，开口道：“我很看好你哟。”

樋口晴子脑中闪过某个电视节目的画面，那是和竞争党派的候选人、位高且老练的鲇川真在电视上辩论的金田。虽说金田在学生时代曾因英式橄榄球成名，但身着西装的他却显得睿智，甚至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他一直在微笑，给人以温和的印象，然而直视对手时的眼神却犀利无比。当被对手指责说“金田还是太年轻，满口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时，他冷静又肯定地回应道：“我成为政治家，就是为了实现理想。”

“对了，我老公说了……”樋口晴子开口道。

“说什么？说有这么个漂亮老婆真是幸福？”

“不是不是。”樋口晴子苦笑着应道，“他说，为了国家而不顾自己的人生，能有这种想法的政治家很难得。”

“那是。政治家们如果要死，要么是病死，要么就是贪污受贿的行径败露后自杀。”

“我老公说，金田看上去像是挺难得的那一类。”

“这我赞成。”

一开始，樋口晴子并没看明白出现在镜头里的物体是什么。那是一个白色物体，从载着金田、如同蜗牛般缓缓前行的敞篷车上方落下。它就像一只在广告牌上逗留的鸟儿，被游行队伍吸引了注意，拍着翅